

10.067

力挽狂澜

——一九九一年高邮抗洪纪实

高邮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编 朱延庆

副 主 编 杨 杰 陈其昌

编 辑 李春迎 沙成荣 徐生源

张曰兴 曹 巍

封面摄影 王 梓

高邮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高邮市彩色印刷厂承印

苏扬邮出准字(92)第53号

工本费：2.90元

目 录

来自泽国的报告

——三垛区抗洪抢险纪实……………杨 杰 (1)

光辉的一页

——临泽区党员干部奋力抗洪救灾纪事…葛国顺 (15)

回汉团结抗洪歌……………杨小琴 (20)

万缕情丝埋心底 一片爱心献人民

——记马棚乡宋家村七组组长郭如仪……………

……………姚永明 黄志坚 (24)

不沉的绿洲

——甘垛乡抗洪抢险侧记……………张月华 朱明辉 (29)

保堤保家保生命 危难时刻见真情……………平安村党支部 (38)

天灾不由人 抗灾不由天

——临泽镇抗洪抢险纪略……………颜仁禧 (43)

“粮仓”进水以后

——江苏纪行之五……………丁 立 (48)

不沉圩堤上的一根桩……………李德华 (51)

越是艰险越向前 舍家忘我为人民……………高日新 (54)

大局为重

——新民滩分洪行动纪实……………张曰兴 (59)

运河防汛日记选……………成 荣 (69)

新民滩的沉浮……………陈其昌 (80)

高邮湖之恋……………肖维琪 (95)

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苏安三号”…王恩林 (104)

EA9168

在他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记抗洪救灾中的市机械化学工业局广大干
部群众……………邓恒和（110）

冲不垮的防水墙

——记市粮食系统职工抗洪保粮事迹……………
……………周春葆 周 建（115）

历史不会忘记

——市物价系统抗洪救灾纪实……………
……………谢庆华 滕志宏（120）

勇于拼搏 当好抗洪救灾带头人……………张建华（126）

舍己救人见精神

——记川青镇党委组织委员、人武部长史龙云的
事迹……………邵其波（132）

牺牲

——记全国公安战线抢险救灾先进个人、抗洪救
灾爱民模范、一等功荣立者王成……………
……………高 椿 石 六（137）

调解，在抗洪救灾中……………纪士文（144）

强音镇恶水……………李明洋（146）

浪尖上的歌……………胡永其（152）

清障分洪好后勤

——市物资局为抗灾服务侧记……………张振群（155）

灾后控制流生 促进社会稳定……………冯维林（157）

在给洪水让路的日子

——来自湖滨乡文教的报告……………薛乃良（161）

奇迹：大灾之后无大疫……………陆华平（166）

灾区人民的生命之舟

- 郭集乡卫生院防病治病纪实……王才年（172）
抗洪抢险不忘基本国策……佟道庆（179）
遭遇世纪大水之后

- 市民政部门抗洪救灾纪实……
……钱才定 郭海明（185）

天山情

- 天山乡安置灾民纪实……陈冬梅 张廷豹（196）
编后记……（202）
征稿启事……（203）

· 补白 ·

- 抗洪救灾……薛青萍（14）
高邮军民抗洪防汛中夺取胜利……薛挺芳（19）
救灾……吴伯颜（23）
参加防洪有感……严长明（37）
洪波曲……陈春啸（47）
浪淘沙·汤庄农技站决口连夜抢堵有感……韩明道（79）
鸬鹚天·老党员倪文怀……颜仁禧（109）
抗洪初告捷……姜展（131）
木兰花慢·赈灾义演……赵福林（136）
保堤夜战……缪登甲（151）
沁园春·水灾今昔比……徐天觉（154）
人力胜天战洪涝……韩明道（165）
抗洪歌……熊纬书（171）
抗洪救灾……郭天明（178）
昭君怨·大水无情人有情……钱白平（195）

来自泽国的报告

——三垛区抗洪抢险纪实

杨 杰

7月6日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市政府第一会议室，中共高邮市委召集市四套班子和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紧急抗洪抢险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孙龙山说：“汛情、涝情十二万分危急！今天高邮又降雨110毫米，三垛水位已突破3米大关，高邮湖菱塘水位已达8.45米，大运河御马头水位8.34米。全市108万亩农田全部受涝，半米以上深度积水48万亩……从现在起，立即进行全市总动员，全力投入抗洪救灾。”

第二天清晨，我随市政协主席詹岫琪赴三垛区参加抗洪斗争。一路上，只见公路两侧的农田，庄稼有的只露个尖，有的已没顶；路边成排的杉树被伐倒做桩，北澄子河南岸昔日与之相通的水路都打上了坝头，麻袋相叠，俨然如作战工事；沿河的一沟、二沟粮站水已“兵”临城下，粮库随时都有进水的可能……

三垛部分镇区已进水，区委和镇政府机关均被水淹没，“流亡”至三垛招待所。我们住进招待所，宿舍自然就成了区抗洪救灾指挥部。

市政协副主席、区委书记郑长森昨晚参加紧急会议后连

夜分赴各乡镇传达，凌晨4时方睡下，我们一到，立即起床向我们简要地介绍情况：全区25.5万亩耕地平均真高只有2米，其中1.8米以下的4.1万亩，1.8—2米的8.2万亩，2—2.2米的10.1万亩，2.2米以上的3.1万亩。6月29日三垛水位突破2米警戒水位，昨天达3.04米，所有耕地全部围水。3日横泾三千亩圩1500亩沉没，6日司徒复兴圩破决，淹田2000亩。现在，各乡镇都有上万劳力在保圩护堤，准备迎战更大洪涝……由于极度疲劳，他的喉咙已沙哑得近乎发不出声，然而神情依然沉着、坚定。

我们立刻沿三垛——司徒公路驱车前往武宁、司徒察看灾情。这条路与三阳河平行，三阳河水已漫溢上岸。三阳河是高邮东部地区南北走向的一条大河，隋文帝开的大运河就是这条河，千百年来，它功大罪过也大，如今再次泛滥。不过这次不能全怪它，由于人们听说国家要拓浚三阳河，这几年，对它有河无堤的状况一直未引起警惕。此时，三垛茆吴村农民正在路的东侧筑子堰子。

从对讲机中得知司徒乡外大圩累长120公里，除横泾河公路沿线10公里外全面告急，党委书记陈富正在严穆圩大吉村抢险，我们直插那里。这个圩含7个村的1万多亩耕地，1200户人家，内有兴楼粮站几千万斤粮食，价值几百万元的冷库以及供销社仓库，万一破决，后果不堪设想。此刻，陈富正在指挥打坝头。他告诉我们，目前最困难的是缺少包袋，有的农民把裤子都用上了，因为从田里涝起来的稀泥无法直接垒到坝埂上去。詹主席当机立断：司徒乡连夜组织抢险，粮食局立刻支援麻袋。天刚落黑，粮食局长徐宏章就带着1万条麻袋赶到。农民们听到广播动员，连夜上圩奋

战。

大雨又下了一夜，洪水突破了1954年历史最高水位3.09米。

7月8日凌晨，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听筒里传来不愿听到的消息：夜里，武宁乡柳北圩因闸门崩塌而破决，秦家、花家4000多亩田被淹，400多户、1480人无家可归！

情况万分紧急！市防汛指挥部上午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共扬州市委关于抗洪抢险的意见：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詹主席参加会议归来决定下午在甘垛召开三垛区各乡镇党委书记会议。

书记们个个铁青着脸，会场气氛凝重、压抑。郑书记首先分析了灾情，“同志们，自6月29日以来，连降暴雨，现在水位高达3.12米。由于各排灌站设计扬程只有3米，多数无法启用。农作物已被淹三次，大部分沉在水中。外大圩普遍从2.7—2.8米加高到3.2米以上，险象环生。袋子、铁丝、柴油等抗灾物资紧缺，许多地方取土都发生了困难。饼干、面包、食盐、煤油、蜡烛、火柴等一度脱销。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是缺少燃料，草都泡烂了。不少群众居住环境差，饮水不卫生，体质下降，有疾病流行危险。面对如此灾情、险情，部分群众产生了厌战、悲观情绪，甚至准备弃家外逃……”

各乡镇汇报后，詹主席结合三垛区情况谈了贯彻市防指紧急会议精神的意见：“首先要明确指导思想：坚决保圩保命。有圩就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就有家，就有财产，决不轻言放弃。但在此同时也要内紧外松，制订应急转移预案。要进一步发动和依靠群众，扎实抗灾，坚定信心，胜利就在最

后的努力与坚持之中！”

雨仍在不停地下着，水位一天一个样，甚至一个小时一个样。7月9日晨一醒来，顾不上洗漱，通电话了解各乡水情：平胜3.14，横泾3.25，甘垛3.20，三垛3.21，武宁3.20，司徒3.23，二沟3.33。天漏了，昨夜三垛又降雨55毫米，仍无停的迹象。对讲机中又传来气象站值班员陈佐芬的声音：“今天仍有大到暴雨，两个暴雨中心正在东移，即将影响我市。”

心事沉沉的詹主席彻夜未眠，窗外的风雨声吹打得他无法入睡。郑书记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越萎越睡不着。严穆圩怎么样了，两位指挥决定去看看。

小船靠上大吉村，支书正在叫人上圩。见我们到，告知部分农民往回跑。我问何故，答道杀鸡杀鸭，吃了拉倒。这怎么行，关键时刻，信心和决心比什么都重要。陈富急了，对支书大声喊道：“统统上圩，哪个不去抽他的房梁！”

小船沿着严穆圩开到外荡，这里风大浪急，小船剧烈摇晃，我浑身湿透，冷得直打颤，一身鸡皮疙瘩。想不到在这里又重温20年前当水兵的滋味。

在严穆圩最危险的地方，突击队正在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陆士和同志的带领下加圩。他曾是这个乡的党委书记，对这里的一切很熟悉。我向岸上扔去两捆随船带来的麻袋，人们如获至宝。詹主席立在船头对陆士和说道：“老陆，这里就托付给你了！”回答悲壮：“人在圩在，拼了命也要保住圩！”

听说临荡的高柘圩同样很危险，小船向高柘开去。

午餐就是随身带的面包，不过只能干啃。别看到处都是水，硬是没水喝。老百姓烧饭都发生了困难，上哪去烧水？河水极不卫生，漫溢的粪坑、猪圈以及烂草、杂物使水都变了色。我坐在船舱里，紧裹着雨衣御寒，一副“饥寒交迫”状，人极度疲乏，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突然，对讲机中传来高柘圩破决的消息。时为12点30分。小船开足马力，13时赶到了高柘。举目望去，一片汪洋。不是一处破圩，而是十几处同时漫溢。无情的洪水还在向圩内涌去，伫立船头我欲哭无泪。高柘干群尽了力，但毕竟无回天之力。

神色沮丧、一身泥污的高柘村支书来桥口迎我们。他是个失败者，但我觉得他也是个英雄。他带领千余群众抗击洪水，直到水位3.33米时才……

下晚回到三垛招待所，立刻打开电视机，人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天气预报。只见白色的云带仍然凝滞云贵高原至江淮一带上空，明天仍有大雨。人们实在不解，这老天爷是怎么了？是厄尔尼诺现象所致，还是菲律宾火山效应，亦或是海湾油田大火烟尘影响？

晚餐又是鱼汤下面‘天天吃鱼，实在没味，吃够了。连日暴雨，鱼池漫决，养鱼的哭死了，扳罾的发死了，听说最多的一罾扳上千把多斤。到罾上去买鱼，二毛五一斤。扳罾的到食堂来卖鱼，先吃后给钱。想吃点蔬菜，难，因为烂的差不多了。郑书记仍不失幽默，“现在是‘贫下中农’吃鱼，‘地主富农’吃菜。”

10日晨，我们驱车东去平胜。邮兴路已不敌北澄子河高水位，部分地段已漫水，甘垛、平胜乡在路边垒起草包子

堰。邮兴公路是三垛区、更是兴化市的交通动脉，救灾车辆日夜呼啸东去，千万不能中断。

车子进入平胜境，放眼皆为水的世界。远望村庄象一座座孤岛浮在水上。为保圩，不使圩内外落差过大，两天来平胜已停开一切排涝动力。现在，不仅农田，就连许多农舍都下了水。这个乡东与兴化交界，地势低洼，6月29日以来已连续降雨825毫米。东邻兴化市大部分圩口已破决。相比之下，平胜乡4个大圩口全部保住，确实不易。

全市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李杏元向我们介绍抗灾情况：各村都建立了巡逻队，明确以哨子、火把为抢险信号；各突击队都配备了抢险船，船上至少备有500只包、100根桩以及铁丝、大锤等抢险器材，遇险随时出动。昨天外大圩4次出险均被排除。今晨2点，耿家大圩出现塌方，40分钟内集中了全乡1500人的抢险队伍，在老干部高日新的带领下，一个多小时修复。各村组还落实了保命措施，70%的农户蒸了馒头或炒焦屑，随时准备上船。詹主席、郑书记肯定了平胜已取得的抗灾成绩，同时鼓励继续积极地保圩保命，排涝机械不能停，庄稼多保一块好一块，为灾后恢复创造条件。

离开平胜来到横泾。这个乡地面平均真高在2米以下，而现在内河水位2.1米，外河水位3.3米，落差1米多。镇党委书记王朝勇告诉我们：农作物全部被淹，鱼池3000亩已漫掉2500亩，猪禽无法养，也没处摆，只好杀，镇村企业大部分停工……问还有什么困难，答曰：“再支援点麻袋，保证抗到3.5米。”几乎每天都跟詹、郑主席要袋子的王书记又如愿以偿。我们随着王书记来到南汉村，乘船在昔日的农田里开往该村东南与平胜交界的大圩。险状及付出的

代价令人咋舌！农民们称突击加固起来的圩堤为麻袋长城、木桩世界、铅丝网络。这是名副其实的，无一丝半点夸张。我惊叹我们人类在逆境中搏击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创造的奇迹！与南汉村相似的还有平胜乡东北大圩耿家段，全长600多米，尽为蛇皮袋垒成，两侧夹以木桩，再以铁丝内外拉牢……

我们又来到甘垛。整个三垛区，只有在这里，高度紧张的神经才能有片刻的轻松。这是全市抗灾成绩最突出的乡，被誉为“不沉的绿洲”。在这里，农作物茁壮生长，人民群众精神振奋。这一切都缘于该乡多年重视抓水利建设，是全高邮唯一的无坝乡；缘于该乡干群见事早，行动快，防汛抗灾物资准备充分；缘于有一个团结战斗的坚强领导班子和众志成城广大农民群众。乡党委书记陈荣富告诉二位主席：干群情绪饱满，有把握抗到3.5米。全乡20个抢险队约6000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十几年来从未吃过这样的苦。

回到车上，詹主席感慨地说：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物质。把书记会放到甘垛来开，就是为的让大家看看。只可惜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安置好灾民生活是抗灾中各级党政领导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要确保不因灾饿死人，淹死人，病死人。10日下午，扬州市副市长魏芝田、高邮市市长戎文凤和在第一线指挥抗灾的詹岫琪、郑长森等领导同志到司徒乡高柘村慰问看望受灾群众。破圩后，这个村有236户936人转移至高庄台和船上居住，乡供销社送来了煤油炉子、食盐、蜡烛等生活必需品，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困处孤岛上的群众，见到市里领导来看望他们，异常激动。该村支部书记动情地说，我们高柘村村

民虽被无情的洪水围困，党和政府一直在关心着我们，惦记着我们。这将化作一股强大的动力，克服困难，夺取抗洪救灾的胜利。

回程路过二沟乡，蒋文益书记向詹、郑主席汇报抗灾情况：全乡12个圩口，俞胡、冯家、张陈等圩口非常紧张，南丰、保安圩则较好，干群齐心抗灾，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剑鸣村朱明春倒下粮食，腾出30条麻袋、50条蛇皮袋支援抗灾；新生村二组王长松拿出2000条草包；党员孙正宏、组长孙学义献砖1万块。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今天上午：11点15分，镇挡水堤突然坍塌，紧急关头，开刀后正在病休的乡党委副书记、乡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俞永年同志带头跳入水中，并高呼“共产党员跟我下！”带领群众堵住了缺口。二沟镇免遭了淹没的厄运，而瘦弱的俞永年同志却瘫倒在地。类似的镜头和情节，我只是在电影和故事中见过、听过，而今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望着那170米以麻包草袋和木桩硬垒起来的挡水堤，眼前浮现出俞永年同志瘦弱然而又十分坚强的身驱。有人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这非常时期，一名党员确实就是一面旗帜。

7月11日6时，三垛、横泾、司徒的水位均达到了3.36米，又创新纪录。大雨如注，仍无停的迹象。我第一次对“绝望”这个词的含义有了体验。我出生在1954年，那也是个大水年分，但老百姓讲，今年的大水比那年还要来得大，来得早，来得猛。

身负三垛区抗灾指挥之责的詹、郑主席坐立不安、食无味、寐难眠。俗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不在其位，很难体会他们此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向党负

责，向人民群众负责，与洪水搏斗，与天抗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洪涝所带来的灾难，莫甚于家园尽毁的农民，尤其是破圩决口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刚刚过上几年舒心日子的农民，一下子又一贫如洗。还是要去看看灾民。11日上午，我们乘船赶到武宁柳北圩决口处，只见圩内一片汪洋，小树露梢，大树淹到了丫杈，电杆斜立水面，闸门冲得无影无踪，连块砖头都未留下，惨不忍睹。人们低垂着头，那场景极似开追悼会。水位超过了闸门高度，洪水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幸群众都安全转移，在大圩上搭棚居住。但随之而来的最大难题是吃饭问题，粮食虽有，却无柴草。开始灾民们一天吃两顿，后来改一天只吃一顿。全国各地募捐来的食品杯水车薪，一时接济不上这么多的灾民。但在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此刻却有了用场：饼干论块分，面包掰开分，蜡烛折断分……东西虽少，但农民们对党和政府却感恩戴德，他们知道，国家尽了最大努力。老人们说：要是在旧社会，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哩！乡党委书记卢士鹤不仅关心圩堤上的灾民，还关心半截泡在水中的农民房屋，当他要下水察看秦家村村民房屋时，一老农朝船头一跪，拉住他说：“卢书记，下去危险！抗洪救灾，老百姓不能没有你。”在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日子里，党群、干群之间再次表现了亲密的关系，又一次表现了华夏民族的凝聚力。风雨中，詹主席嘱咐几天几夜未合眼的卢士鹤同志和双脚溃烂的乡长秦禄友：尽全力安置好灾民的吃住医，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地抗洪抢险……

从9号起，三垛至司徒公路已经中断，茆吴的农民为阻

挡三阳河水筑子堰时采用了挖肉补疮的办法：取公路上的土。不过，也很难过分责备他们，路基东西两侧均已下水。小车从三垛去武宁、司徒，必须绕道一沟、张轩兜个圈。在路过张轩乡白马村时，所见亦是茫茫一片，据说这是由于司徒复兴圩破决而带来的结果。复兴圩与白马紧挨着，当复兴圩破决时，白马紧急加固脆弱的堤防已无济于事。在这次洪灾中，因建置区划与水利圩口不一致而导致的破圩经常发生。如临泽洋汉村因束部破圩而被淹，沙堰西蒋圩因江都决口而被淹……不幸的是，几小时后，这种情况再次重演。

16时15分，武宁乡高家村四组在场头上临时打起的坝头决口。这个圩口里有高家与三垛镇的茆吴等村的5800亩田。三垛田多，高家田少，而三垛人从未想到大水会从武宁方向淹过来，武宁则因为面积小，投放人力物力有限。高家决口，对三垛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除农田、民居外，该圩口还有8家工厂和1个变电所。幸亏变电所主变设置较高，否则将造成东部地区大面积停电，给抗洪和人民生活带来更大困难。

决口后，三垛镇广播站立即发出紧急通知：邮兴路以北、三阳河以西各村组群众立即转移！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有人狂奔，赶紧回家搬东西；有人发呆，茫然不知所措；还有人以为大运河决堤，大难临头。詹、郑二位主席逆水而行，冒险涉水来到茆吴村，指挥群众转移，离开危险房屋，到地势稍高的老庄台上居住。

天黑了，雨更大了。晚上8时，三垛水位达到了3.45米，比早晨升高9厘米，照这个速度下去，今夜将会突破3.5米。解放初期，高邮有荡滩31万亩，由于大量开发，到现在只剩

下一半。过去排涝往荡滩“面”上排，现在则是往河道“线”上排，水位焉有不高之理。过去水向东流，现在入海不畅，河水只在原地打转，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北，哪里破圩就流向哪里，那里也就为大家减轻压力作出了“贡献”，抗洪保圩客观上形同“以邻为壑”。二位指挥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圩堤愈加愈险，愈险愈加，何时方休？大禹治水，疏为上策。必须向上紧急呼吁，打通洪水入江入海通道，加快渲泄。

詹主席决定让郑书记和我连夜上高邮汇报灾情，提出请求。

市防汛指挥部设在水利局二楼，楼上灯火通明，人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电话铃声不断。在西首会议室里，市委书记孙龙山正站在地图前沉思。见我们来，立刻招呼坐下。郑书记直接了当：“市委要求我们抗到3.5米，今夜就可完成任务。现在我们是复命来了，向下则很难预料了。请市委强烈要求省里加快洪水排泄，否则都要被淹死！”是的，洪水已超过了脖子，就要灭顶。孙书记一丝苦笑：“加急电报发出了好几次，省里已经在各出海口清障行洪，但出水口仍太小，效果不明显。请告诉干部群众，要发扬连续作战、艰苦奋斗的精神，夺取最后胜利！”

23时，我们回到三垛，北澄子河三垛水位指向3.47，这是一个创记录的数字，历史将永远记住它！

12日醒来一查水位，比昨夜跌了几厘米，不觉心中一喜。但高兴早了，不一会，二沟电话报：昨夜23时50分，保安圩一闸门突然出险，10分钟后全部崩塌。

保安圩内有金家、夏家、古庄、保安等5个村18个组的

395户、1689人，耕地4500余亩。由于圩堤基础好，排涝动力较强，以致使内河水位腾空得太低，内外压差太大，导致闸门崩塌。我们站在决口处向圩内望去，满目汪洋，不远处水面上飘浮着一具肚子灌得圆溜溜百十来斤重的死猪。

太惨了！詹主席下令，全区各乡镇对所有的闸门再次进行检查、加固，在闸门内外加坝头，实行两保险，甚至三保险，再不允许出现柳北圩、保安圩这样的情况，否则要追究领导责任！这无异一道军令，值得庆幸的是，保安破圩成了三垛区的最后一个。

3月13日，三垛区再次在甘垛召开乡镇党委书记会议，要求坚定信心，继续保坝保圩，抢排田间积水，开展生产自救。

7月14日，二沟乡组织1500名劳力、125条船，抢堵保安圩决口，为没而复出、生产自救创造条件。

7月15日，天气终于放晴，久违了的太阳重又回到人间！在我的记忆中，7月的太阳是第一次这样受到人们期盼与欢迎。

从6月29日至7月14日的二段入梅中，三垛共降雨998.4毫米，比全市平均降雨量763.2毫米多235.2毫米。三垛超过3米的特高水位前后持续了17天（7月6日—22日）。

洪水无情，教训深刻。高邮人要永远记住：水既柔情，水又无情。水既能使水乡美，水亦能使水乡毁！

空前的雨涝给三垛区工农业生产和群众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全区水稻15.5万亩，绝收3.6万亩；棉花9.16万亩，绝收6.5万亩；经济作物0.84万亩，绝收0.6万亩；死亡家畜